

陸侃如馮沅君合集

第拾肆卷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拾肆卷

冯沅君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

冯沅君 著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

陆侃如 冯沅君 著译
袁世硕 张可礼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 第14卷, 冯沅君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
冯沅君著; 袁世硕, 张可礼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336-5458-0

I. ①陆… II. ①冯…②袁…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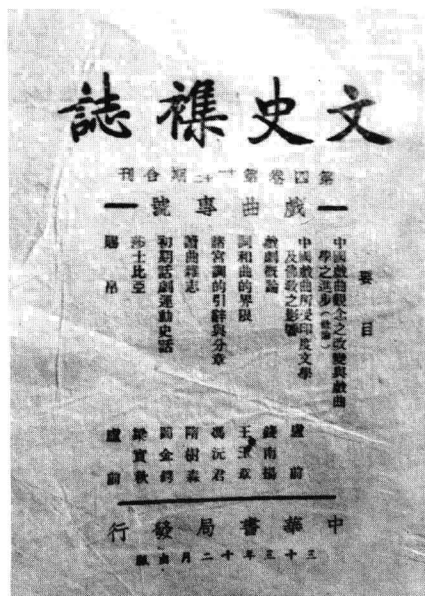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7413 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冯沅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冯沅君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文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刊有冯沅君著《诸宫调的引辞与分章》



哲學方法論 (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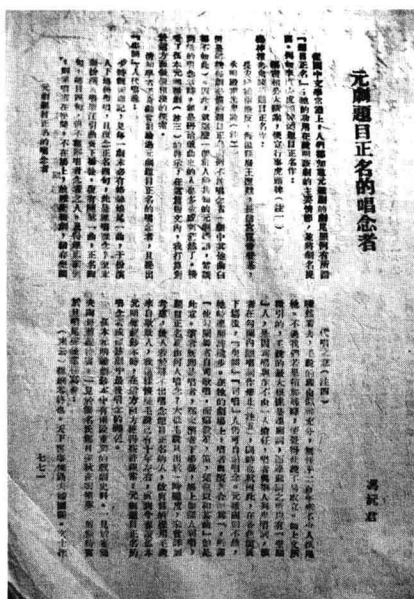
馮淑蘭筆記

胡適之先生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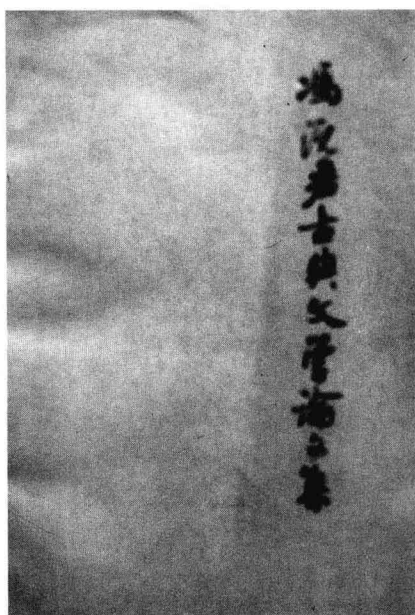
前章言哲學的發生，不外宗教，科學，人生，政治，社會，三種，歐戰後哲學的變遷多在人生問題，定則宗教科學亦足以引起哲學上的紛爭，所以就廣義言之，三者皆人生問題，不過前二者「宗教科學」的關係較小而已。茲言哲學，分方法論，論方法兩者言之。

(一) 方法論

從前研究哲學各家，對於哲學，或視為「形而上學」，或視為「認識論」，很少視之為「方法論」者。似此孤立的名辭，比較的不其他當，所以現在研究哲學，宜當注重方法論。方法論是什麼，就是思想知識的方法，就是廣義的邏輯，換句話說，就是追求知識的性質和來源的方法。所以沒有方法，決不能成為哲學，古代的思想所以不能成為有系統的學問的緣故，就在於此。中庸大學不過是略記中的一篇，而能影響於社會各科學，差不多幾百年的原因，因為他是方法論。何子昂之「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其為方法論，說此二語，足以證明。惜乎他只有「致知格物」的方法。現在坊間行本有宋儒補入的，這就是宋儒的方法論。所以後說大學所以見重，不在始成之時，而在數千百年以後。宋儒說大學的人，大概主張以「致知在格物」一句，是即物而窮其理，吾心之靈，無不有知，天地的物，無不有理，以吾心求理，則理得了。反對黨出，以謂格就是正，並不是致，格是打。我正然後物正，所以說正。正我以打萬物，所以說格。這二種說法，由前者言，是由外而內，由後者言，是萬物皆備於我。譬如明鏡，自能照物。前者是科學中的



《元剧题目正名的唱念者》，冯沅君著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初版

整理说明

此集编入的是冯沅君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撰写的古典文学方面的考论文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受陆侃如先生病中嘱托,就冯沅君先生遗存的文章剪报和编者知见文章,编成《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整理冯沅君先生的著作,力求齐全,编排上有所调整。《古优解》及其续作《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独立成一专书;《南宋词人小记》依其作期移入新编之《冯沅君早年文史论集》中,《南戏拾遗导言》已载于陆冯两先生合著之《南拾遗》卷首,不再收入。此集是在原书第二、三编的基础上,增入原未收入的论文十余篇。先生较完整的一部《陆游研究讲稿》,也经整理编入此集。此集仍用原书名。

目 录

《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与改者	001
暖红室本《董西厢》摘误	009
记侯正卿	019
元曲家杂考三则	036
王实甫生平的探索	043
附 退 隐	051
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	053
杨夫人散曲与《云窗梦》	056
元剧中的《东墙记》	062
关汉卿及其所创造的女性	067
我所认识的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076
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	095
怎样看待《一捧雪》	109
附 关于《一捧雪》的题材(通信)	134
古典戏剧中浪漫主义初探	141
《杨白花》及其作者	150
吴声歌中的几个字	159
《季布骂阵词文》补校	167
附 答黄云眉、郑静远两先生	183
从李煜词论“个”字	185
论杵歌	188
评价辛弃疾的几点零星意见	190
李清照的《渔家傲》与《永遇乐》	194
范仲淹的《渔家傲》	199

陆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	/ 202
陆游研究	/ 215
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	/ 258
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	/ 266
元杂剧与宋明小说中的几种称谓	/ 277
果足	/ 289
试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 291
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 295
《三国志演义》刍论	/ 308
关于中国文学史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 334
对古典文学体裁的一些看法	/ 344
在继承文学遗产的道路上	/ 350
从《三家巷》、《苦斗》中的人物分析看文学遗产的 借鉴问题	/ 358



《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与改者

一

诸宫调是种以乐器伴说唱来演述一桩故事的伎艺。同“说话人”必有话本一样，这方面的伎艺人也有他们的底本，现存的《刘知远》、《董西厢》、《天宝遗事》皆是。所以就文学上讲，它是小说的支流，有曲有白、可说可唱的小说，从北宋到元明间，它前后风行了差不多三个世纪，如果不是因为年代悠远，俗文艺又不为人所重视，容易散失，这类作品的数量应是很可观的。本文所研讨的《双渐小卿诸宫调》便是其中目存文佚者之一。

双渐与小卿的恋爱故事是宋元人爱写、爱演、爱说、爱唱、爱听、爱看的题材。在他们心目中，它只亚于崔张西厢待月。《双渐小卿诸宫调》在当时风行的情况更有遗迹可寻。《董西厢》“断送引辞”于“缴题目”时说：

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柘枝令〕）

《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庭）》〔醉中天〕说：

我唱道那双渐临川令，他便脑袋不嫌听。搔起那冯员外便望空里助采声。把个苏妈妈便是上古贤人般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贩茶船的小卿，向那岸边相刁蹬，俺这度婆道：“兀得不好拷未媼七代先灵。”

《董西厢》于〔柘枝令〕前有“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之语，《紫云亭》的女主角是个唱诸宫调的伎艺人，所以它们所提及的双渐小卿皆就

诸宫调言。《水浒》五十一回(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叙白秀英“做场”道：

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拾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一下界方，定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

白秀英表演的一段虽夹杂在院本中间，又有所谓“话本”，但实是诸宫调(说详拙著《古剧说汇》的《说赚词跋》)。这二种作品都提及《双渐小卿诸宫调》，由此可见它如何为时人所熟悉，而我们目前所论列的一本也许就是董解元诸人所曾见闻过的。

二

《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是谁？是张五牛；改者是谁？是商正(政)叔。

这个结论是一九三七年写《说赚词》时假定的。当时用的材料有《太平乐府》(四部丛刊本)杨立斋〔哨遍〕散套前面的题辞：

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赵真卿善歌。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

有《青楼集》：

赵真真、杨玉娥善唱诸宫调。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商正叔所编《双渐小卿怨》，因作〔鹧鸪天〕、〔哨遍〕、〔耍孩儿〕、〔煞〕以咏之。

有《词苑萃编》：



赵真真善唱诸宫调。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新编，作〔鹧鸪天〕以咏之。

前二书以张、商并称，后者索性以之属张。但我们认为张是南宋初年人，商是金元间人，若不是南宋也有个商正叔，这本诸宫调应是张作商改，决不会是二人合作。

这个假定之所以能成个结论，是由于后来读《国学基本丛书》本《太平乐府》杨曲。原来《四部丛刊》本《太平乐府》出自乌程蒋氏密韵楼元刊本，而蒋本于杨曲〔耍孩儿么篇〕“听俺几回儿”下脱四百餘字。这四百餘字中有〔耍孩儿么篇〕末句“把戏，也不村呵。”及〔七煞〕、〔六〕、〔五〕、〔四〕、〔三〕、〔二〕、〔一〕、〔尾〕。《国学基本丛书》本《太平乐府》却据万历活字本《太平乐府》把这个脱误补了起来。这八支曲使我们获得两点新意见：（一）这套曲是杨立斋为他所宠爱的歌者杨玉娥作的《双渐小卿诸宫调》引辞。（二）《双渐小卿诸宫调》是张作商改。关于前者，说详拙著《古剧说汇》的《说赚词跋》及《天宝遗事辑本题记跋》，兹不备论。关于后者，如该套〔二煞〕：

静悄悄的谁念他，冷清清的谁问他，尚有人见鞍思马。张五牛创制似选石中玉，商正叔重编如添锦上花。

张作商改在这里竟得了铁证。

三

张五牛不独作过诸宫调，如《双渐小卿》，而且是赚词的完成者。赚词是种联一宫调之曲若干支“成一全体”，以咏一事，下开后来散套的乐曲。它导远源于北宋的缠令与缠达，盛于南宋，而

成于张手。《梦粱录》“妓乐”条说：

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又有复赚，其中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

《都成纪胜》“瓦舍众伎”条所记与此同，只有三五字的出入。大约张五牛撰赚是南宋人所周知的掌故。

张五牛兼撰赚词与诸宫调，这实是宋元风气使然。罗贯中相传是《水浒》的作者，他却有《风云会》杂剧传世。金仁杰作《萧何追韩信》、《周公旦抱子设朝》诸剧，《七修类稿》则说他作小说。王伯成作《天宝遗事诸宫调》，他的《李太白贬夜郎》杂剧至今犹存。大抵当时卓绝的“才人”多是身兼数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判张五牛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梦粱录》说张五牛撰赚是绍兴年间的事。这是指示他的年代的唯一文献。绍兴始于一一三一年，终于一一六二年，所谓“年间”者习惯上指的是这个年号的中几年，即一一四五年前后。张在这个时候已有所成就，资历当不浅，年纪当不轻，他颇有生于十一世纪末的可能，至晚也应生于十二世纪初。

除去撰赚词与诸宫调，我们竟缺少关于张五牛身世的史料。但我们于此却有个设想，认为他大约是个瓦舍伎艺人，特较一般说唱者多一分文学天才而已。

这个设想产生的主因是他那个不雅驯的名字，五牛。我们知道宋元伎艺人常有乐名和诨号，而这些名号十之八九是庸俗怪异的。试看《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条与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作者于王喜下注云：“又名公谨，号玩隐老人。”于宋兴下注云：“燕子头。”于施茂下注云：“施猢猻。”于朱太下注云：“猪头儿。”于徐茂下注云：“象牙孩儿。”更有不少伎艺人只传乐名或诨号，而真姓名反湮没了，如“诸色伎艺人”条的黑妈妈、兔儿头、浑



身手、鱼得水、小橘皮、自来俏等。张五牛称“五牛”也许如施茂之称施猢猻，其真名则如兔儿头、小橘皮诸人的真名一样不为人知。

五牛之外，“大夫”也助成我们的假想。这两个字原颇费解。南宋教坊伎艺人确有获得官职的（也许只是个虚衔），如王喜为保义郎，胡永年为武功大夫（详《武林旧事》），我们本可以根据“大夫”二字相信张五牛是官吏，或曾作过官。但就另一面看，是时“唱耍嘌令”的有吕大夫，“讲史书”的有王六大夫，弄悬丝傀儡的有金线卢大夫（详《梦粱录》），张五牛撰赚词、诸宫调，又以“大夫”称，恰与吕、王、卢诸人同。在这里“大夫”也许和“解元”、“教授”、“员外”等相似，都是广义的，引申的。

商正叔名衡，曹州人。生年不详，但元好问一二五三年作《曹南商氏千秋录》时称他年六十，这个六十若是实数，则他的生年应是一一九四年，若是举成数而言还可向前提几年。他的哥哥商衡死于一二三二年，年四十六（或作四十七，详《说赚词跋》注六七），应生于一一八七年，这是考证他的生平的一个限度。如果他生于一一八九年前后，一二五三年六十馀岁，则至一二六〇年左右他可能还在世，因为这时候他不过七十来岁。

曹南商氏在宋代就是个簪缨世族，而且有不少以儒业文学显的。正叔的长兄商衡为金达官，而嗜学好藏书，后死于王事，褒赠正奉大夫、昌武军节度使，事详《金史·忠义传》。衡子挺官至元中书参知政事，封鲁国公，善书，能诗，尤工散曲，曲家中所谓左山者是，《元史》有传。

正叔为人“安闲乐易”，而又“滑稽豪侠，有古人风”。元好问与商氏有通家之好，和正叔交谊也很厚。元集中有《商正叔陇山行役图》二首，其首章云：

陇坂经行十过春，也随风土变真淳。

吴山汧水不必画，留在秦音已可人。

次章云：

梦中陈迹画中诗，前日行人鬓已丝。

据此可知他也是“东西南北之人”，在秦陇客游甚久，元赋诗题赠时，也已垂垂老矣。《录鬼簿》称他为学士，可知他的身世颇显达。

《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条说：“商正叔之词如朝霞散彩。”这里所谓词当指他的散曲言，商未闻有剧传。较古的散曲选本，如《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皆有他的作品，如小令〔天净沙〕、〔月照庭〕散套。就因为他于作曲是内行，而又生性滑稽豪侠，所以有能力、有兴趣来重编百年前瓦舍伎艺人所作的《双渐小卿诸宫调》。

四

商正叔何以要改编张作？依常例推测大约不外这三个原因：一、瓦舍伎艺惯以新奇来号召顾客；二、诸宫调由北宋到元初，历时既久，体自生变；三、戏曲小说的作者每以改旧为创新。

《蓝采和》杂剧是宋元戏剧搬演的珍贵史料。剧中主角优人蓝采和向顾客钟离汉夸耀他的剧本道：“俺路歧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新”上特加个“划”字，我们于此不难想见他是如何强调这一点。覆元刊本《古今杂剧》所收各剧大都标着“新编”或“新刊”字样，当即为此。求之南戏，则《小孙屠》的“想象梨园格范，编撰出乐府新声”诸语可证。戏剧这样尚新，“说话”也非例外。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元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便可透露给我们这方面的消息。说到诸宫调本身，《天宝遗事



诸宫调》的引辞“天宝遗事引”〔八声甘州〕套可支持我们的主张：

将天宝年间遗事引，与杨妃再责遍词因。剔胡伦，公案全新，与诸宫调家风创立个教门。

瓦舍本是人们寻觅娱乐的场所，新能刺激人，使人开心，所以在这里讨生活的伎艺人便不得不抓紧着这一点。

诸宫调现存者只三种：《刘知远》、《董西厢》及《天宝遗事》。抛开文辞的华朴不论，这三种作品在宫调、曲调、联套上都有显著的差异。就宫调言：刘、董所用的与宋教坊所用的很相似，虽然两书间仍有出入；《天宝遗事》则不然，它所接近的是元曲所用者。就曲调言：刘、董所用的曲调名目大半不见于后来元曲，《天宝遗事》恰与此相反，它的曲调不独名目几与元曲各调无大差别，即句法亦然。就联套言，有两点是最显著的：刘书无三曲以上的联套，董有长至十五曲的，《天宝遗事》更有用十八曲的，此其一。刘、董的套式与元曲同者极少，《天宝遗事》却与元曲同多异少，此其二。它们这种种异点都可说是时代不同的标帜。《董西厢》作于十二三世纪间，《刘知远》还是他的前辈，《天宝遗事》的作者王伯成是十三世纪后期人。《刘知远》与《天宝遗事》间的距离至少在百年以上。（说详拙著《古剧说汇》的《天宝遗事辑本题记》）

戏曲小说作者如何以改旧为创新，王实甫改《董西厢》为《西厢记》杂剧可为我们说明。《易馥簫录》举了不少这方面的证据：

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谈者未见董书，遂极口称道实甫耳。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即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太白，实甫何敢当，当用以拟董解元。

小说方面的例证更多，《水浒》是个好标本。《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七修类稿》则